



回归自然

Return to Nature

◎彭德



“后现代主义之后还有主义吗？”一位厌恶“主义”的画家同我谈论绘画，调侃地问。

“新自然主义。”我正色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当代世界膨胀得太快，需要新自然主义这个消气阀。”

“怎么个新法？”

“给你一套颜料，都是自然界常见的色相，如乳白、明黄、土黄、肉色、土红、紫红、赭石、熟褐、橄榄绿、草绿、天蓝、碳黑等，画你的见闻，同时约法三章：

一是不能画城市、工业、科技、战争、历史故事和时尚等人世间的题材。

二是要求画面有形，不能刻意变形，不能有设计感，不能抽象，不能图解观念，不表达画外之意。

三是避免两种以上的颜料调和，尽量直接在画面上并置，但不能点彩，不能搞得花里胡哨，不能追求色调，不能弄得单调乏味，不能画得癫狂和恶俗，不能磨得像照片。”

“还有别的要求吗？”

“画出你自己的趣味。”

“这比走钢丝还难。”

“如果迎难而上，架上绘画就可能还有戏。从收藏的角度看，时至今日，各种倾向和画法的作品几乎应有尽有；以后的绘画作品，大都只会是缺少创意而不值得珍视的赝品。如果人类仍旧需要绘画，那么，全球人文环境越是扩张，自然环境越是萎缩，新自然主义绘画越是会深入人心。”

谈话结束之后，我继续思考，写出了下面的内容。

新自然主义绘画不是传统艺术的回光返照，因为它反图式、反结构、反变形。简明地说，新自然主义就是背离做秀。人类是最擅长做秀的物种，其他物种的做秀，常常具有一次性和永久性，比如公鹿长着奇特而罗嗦的犄角，雄鸟长着花哨而碍事的尾巴。人类的做秀则很频繁，它是时尚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基础，是艺术以至文明本身的基础，一种显得有些奢侈的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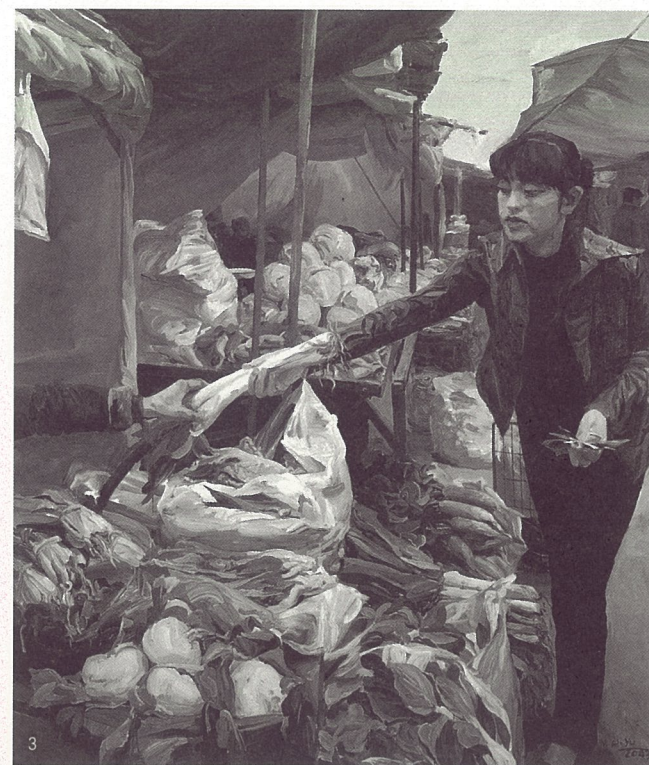
新自然主义绘画追求清水出芙蓉的境界，但它不能被视为写生画，因为写生画有很多死板的程式，比如素描关系、色彩学和透视学之类的框框。新自然主义也不同于

纪实艺术，它可以表达心理的自然，它带有感情，它不像纪实艺术注重对象的逼真，不像照相机那样不动声色，尽管它的立足点不在于批判、不在于调侃、不变态、无寓意、无宗教感。

新自然主义绕开了后现代主义，不过它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。后现代直接采用传统符号，新自然主义间接挂靠相应的传统观念。比如中国的“道法自然”以及欧洲学术界在工业革命初期推崇的自然状态。自然有两解，一是自然界，一是老子所说的天然而不是人为的境况。新自然主义同这两种解释都能挂钩。新自然主义同生态保护主义，是一对难兄难弟，它们将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重。新自然主义带有前卫艺术的品格。所谓前卫，是指背离时尚的趋势。背离时尚并不意味着单一地向前走，不一定是直线式的冲锋陷阵的姿态。

哪些画家有可能靠近新自然主义？喻红、夏俊娜、玲子。玲子是北京上苑画家村的女画家。她的风景画像她本人一样自然而柔和。她说没有受过学院派的正规训练，这反而使她的一些作品显得特别有情调。她的缺点是不够新颖。喻红以她自己的生平为素材，创作了一组软装置油画。其中一幅怀孕的裸体像，排除了人文环境，无牵无挂。在中国油画史上，很少有这么明目清心的作品，可惜在组画中只是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。夏俊娜的代表作，优美而含蓄，流畅而耐看，只是画面人文道具嫌多，又过分讲究色调一致。反观自然界，天光树影、流云飞瀑、荒径野草，交汇在一起，令人应接不暇，形成不了一致的调子，但却形成了比调子更一致的生态链。新自然主义还可以找到一些需要重新研究的前辈，比如：中国的龚贤、金农和画风景的林风眠，法国的高更，美国的伊肯斯。他们比毕加索和梵高更具有当代价值。毕加索和梵高是最能代表20世纪那个不断异化世纪的人物，他们在国际画坛走红了一百年，应该告老还乡了。

新自然主义绘画的先锋将是女性，因为她们的天性喜爱自然、喜爱探索。这或许同原始女性为养育后代而四处寻找食物和躲避天敌有关。



1. 书声、水声系列之二 油画 玲子
2. 唐宋人间(局部) 油画 夏俊娜
3. 日常生活——我在买菜 丙烯 喻红
4. 我在水里 丙烯 喻红

